



*xifangxinliuxeshi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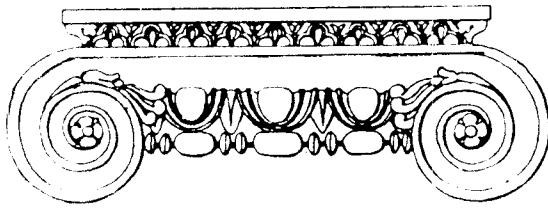
# 西方心理学史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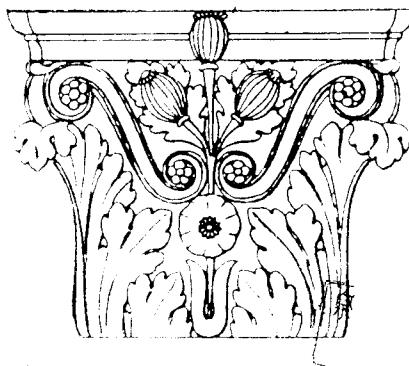
高觉敷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335-6001-1



# 西方心理学史论



主编 高觉敷  
副主编 郭本禹 叶浩生

安徽教育出版社

**西方心理学史论**

高觉敷 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南方激光照排部照排

合肥远东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30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

ISBN 7-5336-1750-9/G · 2286

---

定价:12.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序

---

○李伯泰

高觉敷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是我敬爱的老师之一。早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他就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给我们开设西方心理学史和派别、西方心理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以后数十年中，我有幸仍能追随老师，协助他教学和著译，直至1993年他97岁高龄去世为止。

高觉敷教授毕生致力于心理学史的研究，著作、译述甚丰。西方心理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学说和流派，他几乎都撰文作了评介，他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心理学派的代表著作。他的著作和译述对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觉敷教授在从事心理学史研究工作的数十年间，特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逐渐形成了研究心理学史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编纂心理学史的基本原则。

“文革”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又主编出版了多种有关心理学史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对西方心理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这些教材得到了行家和读者们的赞评。

这本《西方心理学史论》是高觉敷教授生前主编的心理学史研究论著。这是他和他所指导的历届西方心理学史专业博士生共同的研究成果。这本论著集中反映了高觉敷教授研究心理学史的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此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代表了我国心理学史领域现阶段的研究水平，对我国心理科学的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西方心理学史论》即将出版，谨志数语，借表我对体现在此书中老师的智慧和心血的崇敬，以及对这份难得的师生情谊永远的怀念。

1994年5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 目 录

导言 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 1

## 第一编 西方心理学史的方法论

第一章	实证主义与心理学	13
第二章	现象学与心理学	27
第三章	从意动说到现象学	38
第四章	释义学与精神分析	45
第五章	科学哲学与心理学	56

## 第二编 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编纂学

第六章	时代精神说与伟人说	83
第七章	厚古说与厚今说	95
第八章	内在说与外在说	102
第九章	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	111

## 第三编 西方心理学史的专题研究

第十章	冯特的再评价	125
第十一章	勒温的拓朴心理学主要理论	134
第十二章	罗洛·梅的存在分析人格理论	143

第十三章	班图拉的观察学习理论.....	176
第十四章	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	214
第十五章	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267
第十六章	威特罗克的生成学习理论.....	343
后记.....		397
附 英汉人名对照表.....		401

## 导言 西方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研究心理学的发展史，主要是为了展望未来，承前启后。所谓展望，就是要向前看，探讨我国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往哪一方向发展。心理学史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历史，基本上是向后看的。但是我们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过去的心理学作出总结，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从而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心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本世纪初以来各个心理学派的斗争。铁钦纳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发展了冯特的构造主义，同继承詹姆士心理学传统的芝加哥的机能主义形成对立，展开相互批评，进行斗争。铁钦纳不仅是鲍德温和安吉尔的敌手，还是后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和完形心理学家考夫卡等批判的对象。这个斗争在本世纪 20 年代达到了高潮，到 1930 年就开始缓和了。有些著名的心理学家对学派的争论没有什么兴趣。克拉佩勒特认为：“派别间的争论浪费了可以更好地用于建设的精力。”<sup>①</sup>但派别斗争表面缓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构造派领袖铁钦纳于 1927 年逝世。正如波林所指出的：“没有一个其他心理学家的死亡能够这样地改变美国心理学的图景。”他认为：

---

<sup>①</sup> 吴伟士：《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年版，第 27 页。

“只有在行为主义同铁钦纳，心理测验同铁钦纳，或应用心理学同铁钦纳互相对抗时，以行为主义为一方与以其他某些派别为另一方才有了壁垒分明的对抗。因此，他的死亡在某一意义上说，造成美国系统心理学上分界的混乱。”<sup>①</sup>

随着各个派别斗争的停止，各学派开始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托尔曼从麦独孤的心理学体系里摄取行为目的的概念，构成目的的行为主义。他又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而注重大件的行为的研究。另一方面，考夫卡和勒温也都研究了行为，勒温还提出了行为的公式。麦独孤和勒温都欣赏精神分析。勒温领导他的学生对代替的满足进行实验研究。这些都说明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统一的倾向。1930年，克拉佩勒特说：“注意限制心理学的范围，预先规定心理学中所有有价值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效用呢？我们认为我们应做折衷者，暂时采取一切似有实际价值，即使是相互矛盾的观点。”<sup>②</sup>这个主张，就是号召大家把分歧放在一边，取各个学派之所长，舍各个学派之所短。正如舒尔茨所说：“今天的心理学家已不再集结于格式塔心理学、行为主义或机能主义的旗帜之下。就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说，已有走向折衷主义的一个较强大的趋势了。”<sup>③</sup>

吴伟士也是一个著名的折衷主义者，他要走“中间道路”。他说：“每个学派都是好的，虽则没有一个学派是够好的，没有一个学派是全面地展望心理学的未来。”<sup>④</sup>但是他在征引了克拉佩勒特的那句名言之后，却夸口说：“我们不应有许多‘心理

---

①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1950年英文版，第489页。

② 吴伟士：《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27～28页。

③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1975年英文版，第27页。

④ 吴伟士：《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225页。

学’，但只应有一种包罗一切的心理学。”他似乎要统一心理学的江山，消灭百家争鸣的局面。吴伟士想把心理学统一于什么主义呢？他似乎在统一于机能主义。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其实无论哪一种折衷主义，都只能是一种“和稀泥”的方法。没有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只能做到：此亦——是非，彼亦——是非。要将各流派统一起来，只不过是一种痴心妄想。所以，到了60年代的最后一年，舒尔茨说：“吴伟士和舍汉指出，学派虽已解体了，如果我们问一个心理学家：‘你对精神分析有什么意见呢？’或‘你是一个行为主义者吗？’，他的答复却表明他对学派不是完全漠不关心的。由此可知，学派的分歧是依旧存在的。”<sup>①</sup>这就充分说明，折衷主义是无能为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心理学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西方心理学各派的是非、功过作出适当的评价，批判地加以继承，然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设想。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sup>②</sup>也就是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它把存在放在第一位，把思维放在第二位。唯心主义却相反。”<sup>③</sup>用这个标准衡量西方心理学，就能够判断多数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试以柯勒为例，他说：“……在我面前而为我所看见的物体决不等同于相应的物理客体，这个客体（按：即指物理客体）影响了我的身体，在我的身体内引起了某些变化，最后的结果就是呈现在直接经验中的‘物体’（按：即指物体的意识）。

---

①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

这个‘物体’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项目。因此，我如果一旦感觉到需要，我就必须由此构成物理世界的一幅图景。这幅图景是从间接推论出来的东西。”<sup>①</sup>当柯勒认为物理客体影响了我们的身体而产生了物体的映象时，他似乎还没有违反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当他断言客观现实仅仅是由直接经验构思出来的东西，其唯心主义世界观就暴露无遗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将永远不能确证一个独立的物理世界的存在，这是在认识论上一个不辨自明的真理。”<sup>②</sup>柯勒的这个“不辨自明的真理”，恰恰是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证明。

但是，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结合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来说，却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列宁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了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sup>③</sup>西方心理学家的思想方法多数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或者把物质和意识的对立绝对化起来，或者根本否定了二者的对立。冯特、铁钦纳的身心平行论，认为心理过程和生理过程互相平行，绝对对立，就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行为主义和操作的行为主义排除意识于心理学的领域之外，不仅招致了旧心理学家的反对，也受到了现代生理心理学家约翰的批评。约翰在1976年出版的《意识与自我调节》一书中指出：“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把意识和主观经验的问题在实际上排斥在‘科学的’特别是生理的心理学的合法研究的领域之外，一直到了今天。现代的实验心理学和生理学在热烈地要求

---

① 柯勒：《格式塔心理学》，1929年英文版，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32～3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148页。

清洗它的哲学遗产的任何感染，甚至企图比‘正牌’科学还要更科学些，全力从事于各种行为的分析，如像行为是无意识或无心灵的自动机的产物一样。”<sup>①</sup> 这里指出的离开意识的行为分析，显然是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

有些心理学家在研究心理的物质基础、神经过程中，发现高度复杂的心理现象还不是现阶段的神经生理学所能解释的，因而对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心发生动摇，甚至向超自然的灵魂声明投降。例如，英国著名的生理学家谢林顿由于不明白两眼视觉融合的生理基础，就说这种融合是心灵作用于两眼视觉机制的结果。麦独孤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也很突出。列宁说过：“心理的东西、意识等等是物质（即物理的东西）的最高产物，是叫作人脑的这样一块特别复杂的物质的机能。”<sup>②</sup> 麦独孤与此相反。他虽然说，“让心理学家最充分地利用生理学所能给的一切帮助，让他认为自己的工作项目之一，就是要把心理学的事实和描述协调起来”，但同时他又说，“在神经系统生理学的更特殊的领域内，我们的知识同企图用它来代替心理学的信心相比起来，就有惊人的缺陷了。我们不懂得神经纤维上的传导变化的性质即所谓神经的冲动；究竟这种冲动只有一种、两种或许许多种，存在着意见的尖锐的分歧。我们也不知道神经活动的协调中所有抑制过程的性质。我们对于无比重要的突触的特殊情况和过程也一无所知”<sup>③</sup>。其实，他所说的“无知”，近来由于神经生理学研究的进展却大多成为已知了。麦独孤却把那种神经生理学的无知作为他的唯心主义的超自然的心灵说的论据。他认为，我们应恢复和坚持心灵的较古老的概念，即“心

---

① 约翰：《意识与自我调节》，1976年英文版，第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2页。

③ 麦独孤：《心理学大纲》，1923年英文版，第31页。

灵是以两种方式表示出它的性质、力量和机能的那个东西：其一是个体经验，其二是身体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总和构成个体的行为”<sup>①</sup>。麦独孤本来也是二元论者，但是他不是平行论者，而是交感论者，认为心身可以互为因果。当他认为心灵是个体经验和个体行为的原因时，这个活动着的心灵就没有相应的神经过程了。在他看来，仁人志士的舍生取义，诗人、艺术家、科学家的创作发明，都是心灵的作用，都是心灵影响身体活动的证明。这样，他就否定心理之为脑的机能了。

所以，西方心理学家在处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常不免犯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还有，如在决定论的问题上，有的主张无定论或唯意志论（如麦独孤），有的主张直接决定论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如华生）；在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上，也有类似的两极的趋势，这里就不一一细述了。毛泽东认为，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可以起着免疫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西方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从而避免重复西方心理学家的错误。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在心理学研究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因此，我们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几条主要原则：

### （一）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

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科学，心理是脑的机能，是存在的反映。物质与意识的对立只是在认识论中什么是第一性、什么是第二性的问题上才是有效的。心理是脑的机能，当然表明了意识与物质的联系。心理是存在的反映，说明意识依存或决

---

<sup>①</sup> 麦独孤：《心理学大纲》，1923年英文版，第25页。

定于存在（或社会存在）。

### **（二）要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就决定论来说，心理学必须研究人的心理发展的内部矛盾性以及它与外部条件的关系，既要反对行为主义的外因论和被动论，又要反对麦独孤的无定论或唯意志论。

### **（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研究人的心理要观察他的客观实践，所以一定要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实验室的实验要与自然实验相结合；当然，这不是说完全抛弃语言报告法。

总之，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坚持科学实验，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研究心理学，根据科学实验的材料研究心理学，使心理科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而且，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心理学史时，要坚持以马列主义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史论结合，材料与观点相统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历史地、辩证地评价西方心理学史中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发扬学术民主，坚持百家争鸣。这里，想着重说两个问题：

### **（一）在批判西方心理学时，要注意区别心理学家的世界观和他们在专业方面取得的成果**

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不能因为某些心理学家的世界观是唯心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就否定他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同样，在看到他们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时候，也不应忽略他们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错误，而应该指出由此引起的学术上的错误和局限性。

批判西方心理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不是把西方心理学一棍子打死。如果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西方心理学就一定能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不会简单地或任意地否定它，而会肯定它应该肯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给我们作出了经典的榜样。就心理学史来说，尽管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受到了我们的驳斥，但是他的距离知觉学说对知觉心理学是有贡献的。费希纳为了证明他的唯灵论，创立了心理物理法。唯灵论是荒谬的，心理物理法却是实验心理学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冯特抱着“混乱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位专业的心理学家，是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是使心理学脱离哲学而独立的心理学家。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人贬低为被动的“自动机”，但他在推翻内省主义心理学的统治方面还是有功绩的。

降至现代，那些引进最新科学技术于心理学的心理学家，难道都有正确的世界观吗？难道我们能因此否定国际上的心理学的新的科学的研究的成就吗？不必说，这样粗暴的结论是不利于科学心理学的发展的。总之，我们对西方心理学既不可以不加分析地一概肯定，也不可以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

##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学派争论的关系

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会不会立即出现像吴伟士所说的“不应有许多心理学，只应有一种包罗一切的心理学”呢？不会。吴伟士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前苏联的心理学家也企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心理学，也没有成功。必须指出，有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可以更好地探讨心理学问题，但由于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在研究心理学过程中，也还可能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还会有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有些观点的是非曲直不是那么容易鉴别的。例如心理学家列昂捷夫对鲁宾斯坦的“外因通过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公式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公式并没有给  $S \rightarrow R$  这个图式带来任何原则性的新东西”，没有克服  $S \rightarrow R$  图式所含有的“直接性假设”。列

昂捷夫认为，如果把所谓“对象活动的”这一范畴引入心理学，就可以“消除这一对心理学来说是‘致命的’假设”了。试问，列昂捷夫和鲁宾斯坦究竟谁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呢？从“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的原则出发，比较容易接受鲁宾斯坦的观点，但是列昂捷夫的活动说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他的“对象活动”，似乎来源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对象”。马克思说：“从主观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能唤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无音乐感的耳朵，即使是最优美的音乐也毫无意味，也不是对象。”所以  $S \rightarrow R$  图式的  $S$ ，一定成为某一个体的对象才能引起相应的反应，所谓直接性假设是错误的。但是，鲁宾斯坦的“外因通过内部条件而起作用”的公式是否一定不能克服这个错误呢？对于这样的学术上的是非，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应该轻率地作结论。那么，在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时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呢？我们认为，可以有倾向地介绍在我们看来比较正确的观点，同时，适当介绍在我们看来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的观点，以利于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在前面说过，我们研究西方心理学史，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但是，必须认识到，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科学的心理学，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不是要消灭学派的争论，而是要成立学派，本着“双百方针”，对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开展自由讨论，真理会愈辩愈明。

我们相信，随着心理学科学实验的发展，通过不同学派的讨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得到健康的、迅速的发展。

